



一杯茶 容你停息的刹那

·旭烽

还不曾见过单只手端一杯热茶，又迈开大步前行的人。如果你确实是想品茶而不是解渴，你不会手提瓶装茶饮料边走边喝，你必须首先消停下来，不管是坐在客厅，坐在茶馆，还是坐在路旁。你必须让自己的身躯进入某种静止状态——品茶是一种内在的活动，活动的开始起于双脚运动的停息。

如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打招呼：来，喝杯茶吧。那么，他其实是说：来，到我这里来坐一会儿吧。这是一种善意的召唤。

我们需要停息片刻，复习和平，复习善，我们需要通过一杯茶让我们坐下来。因为我们只要一旦坐下，心急火燎的身姿便被另一种断然的止息截住。况且品饮的速度要诀是慢而不是快。一口就可以喝完的东西，现在假定需要三口喝完，时间因此拉长三倍，品字三张口，大约也是这样的意思吧。缓缓地滋润心灵，也就是缓缓地滋润人生。

是的，你知道你自己生活得太快了，你一边跑一边想，天哪，有什么办法让我能够静下来，让我停下来，我得在路边坐一会儿，不坐不行了，我快垮了……你一边焦虑不安地自言自语，一边马不停蹄地冲刺——然后眼睛一亮，你发现一杯热茶——正是这一杯茶，方容您停息的刹那……

许多时候，你得让你的生命处于一种静态，好像文章中你得用标点符号断开句子。你用此阻拦生活的加速度，

调整呼吸，梳理心态，放松肢体，恢复起初上路时的喜悦与好奇。

这便是真正的冲饮总还是从热茶开始的原因之一。即便是在大暑之日，如果正经品茶，我们还是少不了用干茶冲泡。那时我们刚刚坐下，额头汗湿，心焦体躁，我们不强迫自己迅速地凉却，而是与茶共凉。我们端起茶，茶是烫的，因此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。急什么呢，慢慢地吹着，凉着，反正已经停下来了，在合适的温度下饮合适的茶，心跳也回到了与生活合拍的节奏。这过程甚至开始让你不适，你已经在加速度中快惯了，况且对面大街墙上就挂着一条标语：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一看到这些警示格言你就上火着急，你恨不得立刻站起来走人。但手中之茶不让你走，她那么清亮那么馨香，茶烟袅袅，欲言又止，暗示您听其虚言：时间是什么？难道你不是生命？我不是生命？时间是什么？

茶艺馆是安静的，除了茶要好之外，茶食要多，装修要好，要隽永耐看，一只茶杯一只碗，一道茶食一张桌，都要精心选择。茶艺馆的总体环境要有艺术上的独具匠心，茶艺茶艺，既要有茶又要有艺，那是缺一不可的。

为什么要下那么大的功夫呢？不为别的，就为了让人多停一会儿。每一个茶艺馆都应该是一件艺术作品，必定有文化为衬，有人的灵魂和个性渗透其间。有件事情一定要弄清楚：茶艺馆其实不是喝茶的地方，而是让生命在此调养生息的地方。

茶馆记忆

·楼耀福

新年伊始，上海档案馆举办《兰台光影》摄影展，我在一张题为《沪郊小镇茶馆》的老照片前站了很久。照片中，五六个中年男子围坐方桌，正喜滋滋地议论什么，系着围兜的茶馆老板在为他们冲泡茶水，壶是很一般的紫砂壶，茶盘倒是白瓷的，只是其中一只已有崩口，身后的炉灶热气腾腾。照片摄于20世纪80年代初，这再普通不过的场景唤起了我美好的回忆。

我的童年在浦东度过，我居住的那条街转角处有家茶馆，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早晚两次必经那里。茶馆很热闹，菜农卖掉了菜，带着扁担和空箩筐，喜欢在那里小坐，喝一壶茶，从对面大饼摊买一副刚出炉的大饼油条，美滋滋地享受。港区上完夜班的码头工人也会在茶馆小憩，身边还带着杠棒，黄锃锃的，在晨光中闪亮。我的父辈们也喜欢在那里消磨时间，大到美国人在日本扔原子弹，小到某户人家生小囡发红包，家长里短都是他们的话题。

这些年，我们也常在江南小镇古村行走。有一年在苏州东山的一条老街见到久违的旧式茶馆，几张八仙桌，柜架上摆放着老茶客们寄存的茶具，搪瓷杯、紫砂壶，更多的是大小不一的各式酱菜瓶。一侧竖着卸下的排门板，门板上的木纹与店主一样苍老。老太已七十开外，老伴已过世，儿女在苏州高新技术园区。忙上忙下，老人在灶前的动作已不很利索。见我们一行十来人在茶馆坐下，她满心喜欢。老人对茶馆未来深感迷惘，晚辈虽常来看望，但要他们继承这份家业无异于天方夜谭。以后，每去东山，我总想找这家茶馆，却再也找不到了。我们也曾在浦东新场古镇见识过一家老茶馆，那次去时正在整修装饰，望着纵横交错的手架，我又心生感慨，装修一新之后，那些手执扁担的菜农、卷着裤脚管的船民还能随意出入吗？会不会也像那些奢华会馆一样，门口竖起“衣衫不整者谢绝入内”的招牌？



远离二手烟

Away from second-hand smoke

